



八
九

墨子
三四

服部文庫
117
34P
2



117
348
2

果存卷之三



天志上

歸安茅坤校閱

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
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
家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其相徹戒。皆曰。
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
而可為也。非獨處家者為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
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

其相倣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為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倣戒猶若此其厚况無所避逃之者相倣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曰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為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倣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為天之所欲也我為天之所

崇
下同

欲天亦為我所欲然則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崇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崇中也然則何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義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

我

次崇者文作恣

得次已而為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
治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已而
為政有天政之天子為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
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為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
之明知也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為政
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犒牛羊豢犬彘潔
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
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為政
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

潔下脫為榮

下疑衍

也故欲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天意者兼
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賤必得
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
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
賞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
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
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
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為博為利人者
此為厚為故使貴為天下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

賤一作賤

下富天下疑于

稱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誣鬼。下賤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為之惡也。賊人者。此為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曰。四海之內。粒食之。民莫不牒牛羊。黍犬彘。潔為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

帝鬼神。天有色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為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子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

此行反此猶倖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其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天志中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為仁義者，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從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為政乎？貴且知者，然後得為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

貴且知者

訓一作訓校注云同

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為貴，孰為知？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大夫、大夫之貴，士、士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訓天明不解之道也。知

崇

大當天 出疑土

身一作連

校注云天之下當有意字

察

不止

之曰：明哲維大，臨君下出，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尊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既以天之意以為不可不慎已，然則天之將何欲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上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

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
家治用足則內有以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
有以為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諸侯之寬不興矣。邊
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則君
臣上下惠忠父子兄弟慈孝。故惟毋明乎順天之意
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
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
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
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辟之無以異

順一作順

和

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今國君諸侯之有四
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為不利哉。今若
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都則伐小都。欲以此求賞譽
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
此。今若處大國攻小國處大都則伐小都。欲以此求
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崇必至矣。然有所不為
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為人之
所欲而為人之所不欲矣。人不所不欲者何也。曰病
疾崇也。若已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是率

之發子

崇

有一作者

人不之不發衍

崇

遵下脫道字

天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崇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為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熟。六畜遂。疾菑戾疫凶飢則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者。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擻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為也。而

曆

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以曆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為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為山川谿谷播賦百事以臨司民之善否。為王公侯伯使之賞賢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為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子。竭力單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子求

賊戕賊祀柳之賊

子求父三字衍而校注不說

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為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予不祥。不辜者誰也。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天胡說人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

足子作己

賦

罰

之意。得天之賞者有矣。憎人及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為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賈不傲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歛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

世子孫曰將何以為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
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
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
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
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
既可得留而已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
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
厲為所從事曰從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
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謀愚貴傲

知

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
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
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
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
槃盃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為將以識夫憎人賊
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大明之道之曰紂越厥
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
廖偉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察天以縱棄紂而
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

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也。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圜與不圜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圜。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圜。是以圜與不圜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圜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之為刑政也。下將以量天

之萬民為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非。觀其言談順天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為法。立此以為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為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為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為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已而為正，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已而為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

得次已而為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次已而為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已而為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已而為政。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正也。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擗豢其牛羊，大彘絜為粢，盛酒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祈福於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

福疑崇

祠

兼
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為知。天為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無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皆物豢其牛羊犬彘。潔為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故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

祥當作辜

祥

予

暴也下脫知之字

三代利

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一不祥。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從而和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為

知
子思本以法脫按
不必

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如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為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其賞善之證。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天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為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扞失社稷。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賁不之廢也。名之曰失王。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為義者。則不可

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為道也。義正。別之為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小。攻也。強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歛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衆則賊寡

也詐則欺愚也貴則敖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
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
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
所利是謂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者不仁
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
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
之以為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
以規匠人以矩以此方圓之別矣是故子墨子置立
天之以為儀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之

也

志

志

大

遠也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今知氏大
國之君寬者然曰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為
大哉是以差論蚤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攻罰
無罪之國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
以御其溝池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民之格者則
勁拔之不格者則係操而歸大夫以為僕園胥靡婦
人以為舂酋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義以
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
之君亦不知此為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認處

鄂

圍

文

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為人後子者。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美必不曰文武之為正。為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人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

園疑是園

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况有踰於人之墻垣。担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繁者乎。與踰人之欄窖。竊人之牛馬者乎。而况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夫之為政也。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墻垣。担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繁者乎。與踰人之欄窖。竊人牛馬。桃李瓜薑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此為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

害當作牢。校注作牢。一本同。

夫當作人。

火

此為踰人之墻垣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索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人之心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黃我者則豈有以異是黃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為文義此

志

豈有異黃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以為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為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而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為法也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誥據上當作語

此為論人之道也

此為論人之道也... 夫君子之於人也... 其德足以化民... 其教足以正俗... 其政足以安民... 其刑足以懲惡... 其賞足以勸善... 其罰足以戒懼... 其威足以服衆... 其信足以結衆... 其義足以立節... 其禮足以節文... 其智足以知微... 其勇足以禦侮... 其力足以支天... 其德足以配天... 其教足以化民... 其政足以安民... 其刑足以懲惡... 其賞足以勸善... 其罰足以戒懼... 其威足以服衆... 其信足以結衆... 其義足以立節... 其禮足以節文... 其智足以知微... 其勇足以禦侮... 其力足以支天... 其德足以配天...

明鬼下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是以存。夫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為淫暴寇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

逮逮同

亂

藥

上天下之一下脫字校注以意
補人字或意然無

請情同誠

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且暮以為教誨乎。天下之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然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為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既以鬼神有無之別。為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為明察此。其說將柰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為儀者也。請感聞之。見

之字當移在物上

之。則必以為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物。聞鬼之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為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為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用於

田

年

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
 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
 折脊殪車中伏弋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
 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為君者以教其臣為父
 者以警其子曰戒之慎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
 神之詳若此之懾激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
 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昔者鄭穆公當書曰
 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面狀正方
 鄭穆公見之乃恐懼犇帝享女明德使子錫女壽十

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母失鄭穆公再拜稽
 首曰敢問神曰予為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為
 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
 者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
 殺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
 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
 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
 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
 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

珪
揖一作揖
校注常敲同
特

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言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
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慙邀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
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宋文
君鮑之時有臣曰祐觀辜固嘗從事於厲株子杖揖
出與言曰觀辜是何陸壁之不滿度量酒醴染盛之
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春夏秋冬選失時豈女為
之與意鮑為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緇之中鮑何
與識為官臣觀辜特為之株子舉揖而橐之殪之壇
上當是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宋之春

春聖曰婦婦蓋通用
由猶同

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
若此其慙邀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齊莊君之有所謂王里
國中里微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
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
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泚泚搯羊而漉其血讀王
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微之辭未半也羊起而
觸之折其脚祀神之而橐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
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

春臺曰上請作諸下請作
情校注曰品當為盟請當
為情

語之曰請品先不以其請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憺
邀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
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母人之所施行不可
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
之請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為高君子於天下而
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哉子曰若以衆之耳目之請
以為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
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為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
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為法矣若苟昔者三代

聖王足以為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
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
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為有是故攻殷誅紂使
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為武
王之事為然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僇也必於
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告聽
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
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
為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為以叢位必擇國之父

兄慈孝貞良者以為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膂肥倅毛以為犧牲珪璧璜七稱財為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効必先祭器祭服畢歲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群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為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孟鏤之金石以重之有恐

後世子孫不能敬若以取羊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為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亦何書之亦何書有之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七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

止一作上下同依上此法
佳一本作在

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止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虫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住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住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周商之鬼也且禹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止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

士也土
一作土
馬
哉卿曰葆士應葆
玉之語

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為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于祖而廖於社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廖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為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廖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

社一作宗歲于一作歲于

現當作視又見

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吉日
丁卯周代祝社方歲于社考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
豈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
賢如罰暴也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
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為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
潔廉男女之為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為淫暴寇亂
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
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現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
潔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為淫暴寇

疑校注本仍擬

校注云間當作洞

不可下校注本有特字曰舊
脫此字一本有今按依下為脫
為字亦通

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
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間疑乎鬼神之
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
不可為幽間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
之罰不可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
必勝之若以為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
下上詒天悔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山
帝行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湯以車九兩鳥
陣鴈行湯乘大贊犯遂下衆人之螭遂王乎禽推哆大

乎疑乎下同

夏下脫力之下脫人

主恐生

戲故昔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之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圍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為然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剗剔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戍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惡

寡當依上作畫按注曰
寡畫字假音

求衆畔百走武王遂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繫之赤環載之白旗以為天下諸侯僂故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惡求崇侯虎指寡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圍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勇力勇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義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以所罰無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子乎子墨子曰古之為鬼非他也有

請一作誠下同

特上一有非直二字

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為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使然。然而天下之陳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妯也。今潔為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請。有是得其父母妯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請。是乃費其所為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特注之。汗壑而棄之也。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請。此猶可以合驩聚眾。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請無有。是以

一無臣字

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其所得者。臣將何哉。此上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為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為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為祭祀也。非直注之。汗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眾。取親乎鄉里。若神有則。是得吾父母兄弟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

者一作度

雖當作惟

培當作培坦當作垣

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者之不
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
為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為樂器。以為事乎國
家。非直培潦水折壞垣而為之也。將必厚措歛千萬
民。以為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為
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歛千萬
民。以為舟車。既已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
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為。小人休其肩背為。故萬
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為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

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
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
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為之。撞
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
將安可得乎。即我以為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
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強劫弱。眾暴寡。詐欺愚。
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即當為之。撞
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
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

萬

勿恐毋

眉一作眉

丈

丈

厚措歛乎莫民以為大鍾鳴鼓琴瑟箏笙之聲以求
 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
 為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
 之鍾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
 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
 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調明不轉朴將必使
 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
 轉朴使大夫為之廢大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為
 之廢婦人紡績織紉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為樂虧

下萬為衍

子墨云掌不當你不賞

掌一作掌

奪民衣食之時以拊樂如此多矣是故子墨子曰為
 樂非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箏笙之聲既已具矣大人
 鏞然奏而獨聽之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
 不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
 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為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
 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昔者齊康
 公興樂萬一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曰食飲不
 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
 足觀也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此掌不從事乎衣

食之財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無為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人固与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裘因其蹄蚤以為絳屨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穡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絰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主不賴其力者不主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

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
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歛關市山林澤梁之
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稼耕
樹藝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
絰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縵此其分事也今惟母在于
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
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母在乎士君子說
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
治官府外收歛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

是故倉粟府庫不實。今惟母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足。今惟母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不必夙興夜寐。紡績織。雖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縵。是故布縵不興。曰孰為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桓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殄。其家必懷喪。

祭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也。銘。覓。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請。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為。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子墨子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眾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執有命者以雜於民間者眾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眾則眾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強勁何益哉上以說王公大人下以駟百姓之從事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

非命上

子墨子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眾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執有命者以雜於民間者眾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眾則眾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強勁何益哉上以說王公大人下以駟百姓之從事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

明辯然則明辯此之說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辯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益蓋嘗尚觀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

易民未渝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益嘗尚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出國家布施百姓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設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當未鹽數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

方論數而五者是也。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不必
得不亦可錯乎。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
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誅也，說百姓之
誅者，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為欲義在上者，何也。
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
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絕
長繼知，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
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
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昔

者文王封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
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
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曰：
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
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
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鄉者言曰：義人在
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
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為賞
罰，以勸賢，是以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

故

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辯。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治。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固賞也。

特也

衣下脫食字

以此為君則不義。為臣則不忠。為父則不慈。為子則不孝。為兄則不良。為弟則不弟。為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昔然則何以知命之為暴人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貧於飲食。惜於從事。是以吝之財不足。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苦。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頃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

伐當作式

禮一作禮
校注云
禮同示

排一作無

特

惡龔喪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
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禋不祀乃
曰吾民有命無廖排庸天亦縱之棄而弗葆此言武
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
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
用不足上無以共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降綏天
下賢可之士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
衣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
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異人之
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
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
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墨子卷之三 終

墨子卷之四

非命中

歸安 茅坤 校閱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為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負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偽。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奈何。發而

胡下賤不
命
亦嘗言下賤
有

為刑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亡，
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
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
胡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
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為
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為法，然則胡不嘗考之
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
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
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

良而勸之為善，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
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為不然，昔者
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
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
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
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
後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
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
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初之列士，桀大夫慎言

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故
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故上得其
君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
傳流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一不顧其國家百姓
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為
虛厲身在刑僇之中必不能曰我見命為是故昔者
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溥不慎其心志之辟外
之政騁田獵畀弋內沈於酒樂而罷不肖我為刑政
不善必曰我命故且止雖昔也三代之窮厥亦由此

注

樂
藥
詭
當
作

也內之不能善事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惡恭
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
至有飢寒凍餒之憂心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
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偽民亦猶此也
繁飾有命以教眾愚樸又人矣聖王之患此也故書
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
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此語夏王
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其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
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

之

共

且當作曰

時

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僂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此
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
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
也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
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
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辨是非利害
之故當有天命者不可不疾非也執有命者此天下
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非命下

此疑不

原上脫有

諸當作情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此可而不先立儀而言若
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
以為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
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原之者有用之者
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
之請惡乎用之發而為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
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
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

者

改

之為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為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為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政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為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先

一本無功字

夫

以疑之

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為命哉。故以為非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為其命哉。又以為力也。然今天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觀以，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歐騁田獵畢弋，內湛於酒樂，而不顧其國家百

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強，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陷乎飢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強。又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偽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窮術之，此皆疑衆遲樸，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息之總德有。子曰：允不

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懷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白。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武是增。用爽厥師，彼用無為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天，豈謂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則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全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帝，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除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太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

喉舌

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尚皆無之將何若者也是故
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非將
勤勞其惟古而利其唇舌也中實將欲為其國家邑
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
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
為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
今也以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
治官府外歛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
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

稱

責

維心惟

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
乎耕稼樹藝多聚弁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
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
今也婦人之所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紉多治麻統
葛緒捆布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
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母在
乎王公大人蕢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
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
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紉矣王公大人怠乎聽

孫子兵法

絲

獄治政。卿大夫怠于治官府，則我以為天下必亂矣。農夫
怠于耕稼，樹藝，婦人怠于紡績織紝，則我以為天下衣食
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為政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
使，下以待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
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
所以共亡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
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當若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仁者之
言也。今之為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非儒下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
禮曰：喪父母三年，其後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
其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為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
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為歲月數，
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
逆孰大焉？其親死，列戶弗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
而求其人焉。以為實在，則釁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
焉，偽亦大矣。取妻，身迎，祇禱為僕，秉纜授綏，如仰嚴

釁

悖

人

親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顛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
子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傳者迎妻妻之奉
祭祀子將守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
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
祭祀弗敬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憂
妻子以大負祭有日所以重親也為欲厚所至和輕
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有強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
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
有極力之知力不能為焉群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

徹疑徹

親一作親

近一作是

野

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
政之本而儒者以為道教是賤天下之人者也且夫
繁飾禮樂以淫人父喪偽衰以謾親立命緩貧而高
浩居倍本棄事而安怠徹貪於飲食惰於作務陷於
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是若人氣親鼠藏而羝羊
視責羸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天夏乞麥
禾五穀既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畢治數
張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為恃人之野以為尊富
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儒者曰君子必

服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
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
之言而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
作弓倕作車奚仲作車巧垂作舟然則今之鮑函車
匠皆君子也而羿倕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
人必或作之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又曰君子勝
不逐奔揜函弗射強則助之昏車應之曰若皆仁人
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
故從有故也弗知從在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

甲

又
強一作施

兩

故相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
助之昏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為君子也意暴殘之國
也聖將為世除害興師誅罰勝將因用傳術令士卒
曰毋遂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昏車暴亂之人也得
活天下害不除是為群殘父母而深賤世也不義莫
大焉又曰吾子若鐘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應之曰夫
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此為
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恬漠
待問而後對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

冠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他人不知，已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為人臣不忠，為子不孝，事兄不第，交遇人不貞，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已。雖恐後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為深。曰：惟其未之學也。用誰急遺行遠矣。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昔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偏近以循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聞孔丘之行，則本與此相反，謬也。齊景公問晏子曰：

止

稱

孔子為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丘孔語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丘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僂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丘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

荆

夫

對

止

按仁義之下脫字

夫 飾

教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為亂，非仁義之也。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后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丘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呼！貺寡人者衆矣，非由子則吾終身不知孔丘之與白公同也。孔丘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導衆。孔丘盛容脩飾以盡世，弦歌鼓舞以聚

今

徒繫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衆儒學，不可使議世，勞思不可，繁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為聲樂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衆。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先衆，善於是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丘乃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鵠夷子及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為，歸於魯。有頃，齊將伐魯，告子貢曰：賜，子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

惡

於魯下校法固

晏子補入厚其二字

志當何志

皮

間

教一作殺

教一作殺

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母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
 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術數孔丘之誅
 也孔丘為魯司寇舍公家而於季孫季孫相魯君而
 走季孫與邑人爭門關決植孔丘窮於蔡陳之間藜
 藿不糲十日子路為享豚孔丘不問肉之所由來而
 食號人衣以酤酒孔丘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
 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
 與陳蔡反也孔丘曰來吾語女曩與女為苟義夫飢
 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羸飽偽禮以自飾汗邪詐偽

梳

羸

豈當作羔

孰大於此孔丘與其門弟子間淫曰夫舜見瞽叟然
 就此時天下坡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為舍亦家
 室而託寓也孔丘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
 效孔丘子貢季路輔孔惺乎衛陽虎亂乎齊佛肸以
 中牟叛求雕刑殘莫大焉夫為弟子後生其師必脩
 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丘之行如
 此儒士則可以疑矣

攸校注彼而手

亡一作已

移一作私 加一作班

作也櫻相得也任士損己而益所為也似有以相櫻
有不相櫻也勇志之所以敢也次無間而不櫻也
刃刑之所以奮也法所若而然也生刑與知處也
所然也卧知無知也說所以明也夢卧而以為然也
攸不可兩不可也乎知無欲惡也辯爭攸也辯勝當
也利所得而喜也為窮知而儼於欲也害所得而惡
也已成亡治求得也使謂故譽明美也各違類私誹
明惡也謂移舉加舉擬實也知間說親各實合為言
出舉也聞博親且且言然也見體盡君臣萌通約也

合正宜必功利民也欲正權利正惡去權害賞上報
下之功也為存亡易蕩治化罪犯禁也同重體合類
罰上報下之罪也異二體不合不類同異而俱於之
一也同異交得放有無久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聞
耳之聰也窮或有前不容尺也循所聞而得其意心
也察也盡莫不然也言口之利也始當時也執所言
而意得見心之辨也化徵易也諾不一利用損偏去
也服執說巧轉則求其故大益儼稷祗法同則觀其同
庫易也法異則觀其宜動或從也止因以別道讀此

諸一作諸

後一作後

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說在病無不必待有說在所謂疑說在逢循遇過擢慮不疑說在有無合與一或復否說在拒且然不可正而不害用工說在宜歐物一體也說在俱一惟是均之絕不說在所均字或從說在長字久堯之義也生於今而處於古而異時說在所義二臨鑑而立景到多而若少說在寡區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說在重鑑位重一小而易一大而缶說在中之外內使殷美說在使鑑團景一不堅白說忘刻之大其沈沈也

校注云沈案新即新字
異文耳
午一作手

任一作在

說在具無父與字堅白說在因磨鑑為博於以為無知也說在意在諸其所然未者然說在於是推之意未可知說在可用過作景不從說在改為一少於事而多於五說在建住景二說在重非羊弗新則不動說在端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可無也有之而不可去說在嘗然景迎日說在博缶而不可擔說在仕搏景之小大說在地缶遠近字進無近說在敷天而必缶說在得行循以父說在先後貞而不撓說在勝一法者之相與也畫若方之相召也說在方契與

薄一作薄

惠一作惠

不一作

春一作春

薄一作薄

說在薄狂舉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牛馬之非牛
與可之同說在兼倚者不可正說在剝循此循此與
彼此同說在異推之必往說在廢材唱和同惠說在
功買無貴說在假其賈聞所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
說在告賈宜則讐說在盡以言為盡詩七說在其言
無說而懼說在弗心惟吾謂非各也則不可說在假
或過名也說在實在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知之否
之足用也諄說在無以也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
在明者謂辨無勝必不當說在辨有知其所惠不害

愛之說在喪子者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仁義之為
外內也內說在作顏於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
學之益也說在誹者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說在以二
象誹之可否不以衆寡說在可非所知而弗能指說
在春也逃臣狗犬貴者非誹者諄說在弗非知狗而
自謂不知犬過也說在重物箕不甚說在若是通意
後對說在不知其誰謂也取下以求上也說在薄是
是與是同說在不州

九

經說上
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體也若有端大故
有之必無然若見之成見也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
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慮慮也者以其
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知知也者以其知過物
而能貌之若見怒怒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
著若明仁愛已者非為用己也不若愛馬著若明義
志以天下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禮貴者公賤者
各而俱有敬優焉等異論也行所為不善名行也所

經說上

過一作遇

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體也若有端大故
有之必無然若見之成見也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
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慮慮也者以其
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知知也者以其知過物
而能貌之若見怒怒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
著若明仁愛已者非為用己也不若愛馬著若明義
志以天下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禮貴者公賤者
各而俱有敬優焉等異論也行所為不善名行也所

為善名巧也若為盜實其志氣之見也使人如己不若金聲玉服忠不利弱子亥足將入止容孝以親為芬而能利親不必得信不以其言之當也使人視城得金俾與人遇人衆惟諂為是為是之台彼也弗為也廉己惟為之知其也駟也所令非身弗行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勇以其敢於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於彼也古之力重之謂下與重舊也出極之生商不可必也卧夢平悞然利得是而喜則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害得是而惡則是害也其利也非

是也治吾事治矣人有治南北譽之必其行也其言之忻使人督之誹必其行也其言之忻譽告以文名舉彼實也故言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民若畫倪也言也謂言猶石致也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若石者也君以若名者也功不待時若衣裘功不待時若衣裘賞罪不在禁惟害無罪殆妬上報下之功也罰上報下之罪也侗二人而俱見是楹也若事君今之古今且莫宇東西家南北窮或不容尺有窮莫不容尺無窮也盡但止動姑時或有久或無久

始當無文化若鼃為鷄損偏也者兼之禮也其體或
去存謂其存者損儼眇民也庫區穴若斯貌常動偏
祭從者戶樞免瑟止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若夫過
楹有久之不止當馬非馬若人過梁必謂臺孰者也
若弟兄一然者一不然者不必也是非必也同楫
與狂之同長也心中自是往相若也厚惟無所大園
規寫支也方矩見支也倍二尺與尺但去一端是無
同也有聞謂夾之者也聞謂夾者也尺前於區穴而
後於端不夾於端與區內及及非齊之及也疆虛也

者兩木之間謂其無木者也盈無盈無厚於尺無所
往而不得得二堅異處不相盈相非是相外也櫻尺
與尺俱不盡端無端但盡尺與或盡或不盡堅白之
櫻相盡體櫻不相盡端仇兩自端而后可次無厚而
厚可法意規負三也俱可以為法俾然也者民若法
也彼凡牛樞非牛兩也無以非也辨戒謂之牛或謂
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不若
當犬為欲難其指智不知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
慎文也無遺於其害也而猶欲難之則離之是猶食

或

脯也騷之利害未知也欲而騷是不以所疑止所欲也
也齋外之利害未可知也趨之而得力則弗趨也是
以所疑正所欲也觀為窮知而礙於欲之理難脯而
非恕也難指而非愚也所為與不所與為相疑也非
謀也已為衣成也治病亡也使令謂謂也不必成濕
故也必待所為之成也名物達也有實必待文多也
命之馬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感私也是
名也止於是實也聲出口俱有名若姓字灑謂狗犬
命也狗大舉也叱狗加也知傳受之聞也方不瘡說

者

也身觀焉親也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各實耦合也
志行為也聞或告之傳也身觀焉親也見時者體也
二者盡也古兵立及中志工正也感之為宜也非彼
必不有必也聖者用而勿必必也者可勿疑仗孝兩
而勿偏為早臺存也病亡也買鬻易也霄盡蕩也順
長治也龜買化也同二名一實重同也不外於兼體
同也俱處於室合同也有以同類同也異二必異二
也不連屬不體也不同所不合也不有同不類也同
異交得於福家良恕有無也比度多少也免奴還園

自比度下至賈賤也校注
去上詳其義

云就也為折用樹堅柔也斂元早死生也處空子
母長少也兩絕勝白黑也中央旁也論行行行學實
是非也難宿成未也兄弟俱適也身處志往存亡也
往為姓故也費宜貴賤也誦趨城員止也相從相去
元知是可五色長短前後然重後執服難成言務成
九則求乳之法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問故
觀之以人之有無者有不無者也止思人與以有
詰言言然其人心定人定則宜心攸舉然者以
五王請晉人孫孫請歸歸五詰言言然其無與俱

經說下

止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
是其然也謂四足獸與注鳥與物盡與大小也此然
是必然則俱為麋同名俱闕不俱二三與闕也包肝
肺子愛也橘茅食與拍也白馬多白視馬不多視白
與視也為麗不必麗不必麗與暴也為非以人是不
為非若為夫勇不為夫為屨以買衣為屨夫與屨也
二與一亡不與一在偏去未有文實也而後謂之無
文實也則無謂也不若數與美謂是則是固美也謂

括一作括

顛一作顛
校注云與箴疑云箴或又云顛字未詳

高一作高榜也非

吉一作告
疑蓬校注以意改作蓬下同

士二作上 舉

上石字一本校注並作若可從之故一作之故恐非若一作名

也則是非美無謂則報也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廣
循堅白舉不重不與箴非力之任也為握者之顛倍
非智之任也若耳目異木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爵
親行賈四者孰貴麋與霍孰高麋與霍孰霍與瑟
孰瑟偏俱一無變假假必非也而後假狗假霍也猶
氏霍也物或傷之然也見之智也吉之使智也疑蓬
為務則士為牛廬者夏寒蓬也舉之則輕廢之則重
非有力也沛從削非巧也石石羽猶也鬪者之敵也
以飲酒若以日中是不可智也愚也智與以已為然

故

止疑上按校注已作上

景木之木一非不
入水之水一不不又作小

也與愚也俱俱一若牛馬四足惟是當牛馬數牛數
馬則牛馬二數牛馬則牛馬一若數指指五而五十
長字從而右處字字南北在且有在莫字從而無堅
得白必相盈也在亮善治自今在諸古也自古在之
今則亮不能治也景光至景亡若在盡古息景二光
夾一光一光者景也景光之人煦若射下者之人也
高高者之人也下足蔽下光故成景於止首蔽上光
故成景於下在遠近有端與於光故景庫內也景日
之光及燭人則景在日與人之間景木也景短大水

三五

把一作他非

北一作比

按注以壹改作如

正景長小。大小於木則景大於木非獨小也。遠近臨
正鑿景寡。貌能白墨。遠近也。正異於光鑿。景當俱就
去企當俱俱用也。鑿者之臭於鑿無所不鑿。景之臭
無數而必過正。故同處其體俱然。鑿分鑿中之內鑿
者近中則所覽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鑿小景亦小而
必正起於中。緣正而長其直也。中之外鑿者近中則
所鑿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鑿小景亦小而必易合於
而長其直也。鑿鑿者近則所鑿大景亦大。亦遠所鑑
小景亦小而必正。景過正故招負衡木如重焉而不

校注云捶錘字假音

下一作不非

不心校注以壹改作不正

撓極勝重也。右校交繩。無加焉而撓。極不勝重也。衡
加重於其一。旁必捶權重相若也。相衡則本短標長
兩加焉。重相若則標必下。標得權也。挈有力也。引無
力也不心所挈之止於施也。繩制挈之也。若以錐刺
之。挈長重者下。短輕者上。上者愈得下。下者愈亡。繩
直權重相若則心矣。收上者愈喪。下者愈得。上者權
重盡則遂挈。兩輪高兩輪為輪車梯也。重其前。弦其
前。載弦其前。載弦其軛而懸重於其前。是墉挈且挈
則行。凡重上弗。挈下弗。收旁弗。劫則下直也。或言之

遂一作遂

墉校注改作梯下同

上弗之弗一作弗 把一作把

汗一作汗
汗校注改作汗
云汗作汗
夫一作夫

其小一亦其上校注同可也

王力之刀一作刀非
律韻春墨
等皆易王力
句而王讀去
聲校注以不
刀一作刀非
易為句王厲
下壳

也汗塢者不得汗直也今也廢尺於平地重不下無
踣也若夫繩之引軛也是猶自舟中引橫也倚倍拒
堅船倚焉則不正誰并石象石耳夾帘者法也方石
去地尺關石於其下縣絲於其小使適至方石不下
柱也膠絲去石挈也絲絕引也未變而各易叔也買
刀糴相為買刀輕則糴不貴刀重則糴不易王刀無
變糴有變歲變糴則歲變也若鬻子買盡也者盡去
其以不讐也其所以不讐去則雖金買也宜不宜
欲不欲若敗邦鬻室嫁子無子在軍不必其死生聞

物子曰一牛衍

戰亦不必其生前也不懼今也懼或知是之非此也
有知是之不在此也然而謂此南北過而以已為然
始也謂此南方故今也謂此南方智論之非智無以
也謂所謂非同也則異也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
犬也異則或謂之牛牛或謂之馬也俱無勝是不辯
也辨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無讓者酒
未讓始也不可讓也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故
有智焉有不智焉可有指子智是有智是吾所先舉
重則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是一謂有智焉有

不智焉也若智之則當指之智告我則我智之兼指
之以二也衡指之參直之也若曰必獨指吾所舉毋
舉吾所不舉則者固不能獨指所欲相不傳意若未
校且其所智是也所不智是也則是智是之不知也
惡得為一謂而有智焉有不知焉所春也其執固不
可指也逃臣不知其處狗犬不知其名也遺者巧弗
能兩也智智狗重智犬則適不重則不過通問者曰
子智甌子應之曰甌何謂也彼曰甌施則智之若木
問甌何謂徑應以弗智則過且應必應問之時若應

校注以於今為句因按也塔
處

人也堯之義也是聲也於今所義之實處於古若始
於城門與於臧也狗狗犬也謂之殺犬可若兩鬼使
令使也我使我我不使亦使我殿戈亦使殿不美亦
使殿荆沉荆之具也則沈淺非荆淺也若易五之一
以楹之搏也見之其於意也不易先智意相也若楹
輕於秋其於意也洋然段椎錐俱事於履可用也成
繪屨過椎與成椎過繪屨同過件也一五有一焉一
有五焉十二焉非斫羊進前取也前則中無為羊猶
端也前後取則端中也斫必半毋與非半不可斫也

校注云件當作舛異文

新一作新 下同

半

校注盧曰有曰當有牛字又曰用牛當為牛有

可無也已給則當給不可無也又有窮無窮正几無所處而不中縣搏也偃字不可偏舉字也進行者先敷近後敷遠行者行者必先近而後遠遠脩近脩也先後久也民行修必以久也一方貌盡俱有法而異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台也畫貌猶方也物俱然牛狂與馬惟異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無有之與馬不類用牛角馬無角是類不同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為類之本同也是狂舉也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

校注天常巾作大常中且曰常据下文當作堂

校注存疑腐

怒一作怒

校注癩即癩省文

有深淺天常巾在兵人長所室堂所存也其子存者也據在者而問室堂惡可存也主室堂而問存者孰存也是一主存者以問所存一主所存以問存者五合水土火火離然火鑠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木木離木若識麋與魚之數惟所利無欲惡傷生損壽說以少連是誰愛也嘗多粟或者欲不有能傷也若酒之於人也且怒人利人愛也則惟怒弗治也損飽者去餘適足不害能害飽若傷麋之無脾也且損飽而后益智者若癩病之之於癩也智以目見

癩作癩下同

子圖本以五路不當目見其為

一不無均髮二字釋下有合字
輕而下一有已字
校法云霍據下文作瞻
物子曰名是人當作名視人
校注即作視人

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惟以五路智久不當以目見
若以火見火謂火熱也非以火之熱我有若視曰智
雜所智與所不智而問之則必曰是所智也是所不
智也取去俱能之是兩智之也無若無焉則有之而
後無無天陷則無之而無擢疑無謂也臧也今死而
春也得文文死也可且猶是也且且必然且已必已
且用工而後已者必用工後已均髮均髹輕鬚髮絕
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堯霍或以名視人或以實視
人舉友富商也是以名是人也指視瞻也是以實視

牛也可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故曰牛馬非牛也
未可牛馬牛也未可則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馬牛也
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馬二而牛馬二則牛非
牛馬不非馬而牛馬非牛非馬無難彼正名者彼此
彼此可彼彼止於彼此此正於此彼此不可彼且此
也彼此亦可彼此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亦
且此此也唱無過無所周若釋和無過使也不得已
唱而不和是不學也智少而不學必寡和而不唱是
不教也智而不教功適息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

使人予人酒或厚或薄聞在外者所不知也或曰在室者之色若是其色是所不知若所知也猶白若黑也誰勝是若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今智其色之若白也故智其白也夫名以所明正所不知不以所不智疑所明若以尺度所不智長外親智也室中說智也以諄不可也出入之言可是不諄則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當必不審惟謂是霍可而猶之非夫霍也謂彼是是也不可謂者毋惟乎其謂彼猶惟乎其謂則吾謂不行彼若不惟其謂則不行也無南者有窮則可盡無窮則不可

人之盈之否未可智

可盡不可盡未可智為必人之

盡有窮無窮未可智則可盡不可盡不可盡未可智人之盈之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盡愛也詩人若不盈先窮則人有窮也盡有窮無難盈無窮則無窮盡也盡其窮無難不二智其數惡智愛民之盡文也或者遺乎其問也盡問人則盡愛其所問若不知其數而智愛之盡文也無難仁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所利彼也愛利不相為內外所愛利亦不相為外內其為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是狂舉也若左目出右目入學也以為不知學之無益

校注本無出字

也故告之也是使智學之無益也是教也以學為無益也教諄論誹誹之不可以理之可誹雖多誹其誹是也其理不可非雖少誹非也今也謂多誹者不可是猶以長論短不誹非已之誹也不非誹非可非也不可非也是不非誹也物甚長甚短莫長於是莫短於是是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於是取高下以善不善為度不若山澤處下善於處上下所詣上也不是是則是且是焉今是文於是而不於是故是不文是不文則是而不文焉今是不文於是而文於是故文與是不大同說也

大取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臧為其親也而愛之非愛其親也以臧為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欲之愛其子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於所体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為是也非非為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賒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

微之下非字

微之下非字

取小子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斷指與斷腕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於事為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為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為義非為義也。為暴人語天之為是也。而性為暴人。歎天之為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執之所為因吾所為也。若陳執既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為也。暴人

子思本下執上脫陳

所未

倫

列一作則

為我為天之以人非為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本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義可厚之義可薄之謂儉列德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為長厚不為幼薄親厚厚親薄之親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為天下厚禹為禹也。為天下厚愛禹乃為禹之人愛也。厚禹之加於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為加於天下而惡盜不加於天下。愛人不外已。已在所愛

三十一

秦馬之馬一作焉

湯一作得又作語

大一作火

之中已在所愛愛加於已倫列之愛已愛人也聖人
惡疾病不惡危難正體不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
愛也聖人不為其室臧之故在於臧聖人不得為子
之事聖人之法死也親為天下也厚親分也以死也
之體渴與利有厚薄而無倫列之興利為已語經語
經也非白馬為執駒焉說求之舞說非也漁犬之舞
大非也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臧之愛已非為害已
之人也厚不外已愛無厚薄舉已非賢也義利不義
害志功為辯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來者之馬

子由本云非殺臧之上脫

也愛衆衆世與愛寡世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尚世
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
天下之利驩聖人有愛而無利倪日之言也乃客之
言也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也猶在不得已而欲之
非欲之也非殺臧也專殺盜非殺盜也凡學愛人小
圈之圈與大圈之圈同方至尺之不至也與不至鍾
之至不異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璜也是玉也
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
也意獲也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為

謀某誤校注作某

其人也富人非為其也人有為也以富人富人也治
 人有為鬼焉為賞譽利一人非為賞譽利人也亦不
 至無貴於人智親之一利未為孝也亦不至於智不
 為已之利於親也智是之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智是
 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
 二人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諸
 聖人所先為人欲名實名實不必名苟是石也白敗
 是石也盡其白同是石也唯大不與大同是有便謂
 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謀也焉智某也不可以

形貌命者唯不知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
 者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
 者若鄉里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廟
 者皆是也智與意異重同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
 之同丘同鮒同是之同然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
 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為其同也為其同也異一曰
 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強子深其
 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次
 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諸

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為聖人之拊
瀆也。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
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
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
乃愛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
知墻，非今日之知墻也。貴為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
夫。二子事親，或遇熱或遇凶，其親也相若，非彼其行
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吾私者，籍臧也。死而天下
害吾，特養臧也。萬倍吾愛臧也，不如厚長人之異短。

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
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
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
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也。故一人指非一人
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
之面方木也。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不
明於其所生，忘也。今人非道無所行，唯有強股肱而
不明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
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其類在於

薄上一無字

申一作古

獵一作獵

鼓粟聖人也為天下也其類在於追迷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其類在譽石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其類在惡害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其類在蛇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其類在阮下之鼠小仁與大仁行厚相若其類在申凡興利除害也其類在漏雍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非不為已之可學也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為譽也其類在逆旅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苟兼愛相若一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也

小取

夫辨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為摹畧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為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

校注云舉也之也疑何子由本舉也當作舉也

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侔之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辭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本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害而一不害，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白馬馬也，乘白

校注云視當為事

人解人本二人字疑乘

馬乘馬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滅人也。愛滅愛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視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人船非人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無難盜，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也。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

也。馬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
乃是而不殺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鬪雞非雞
也好鬪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
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若若是
且夭非夭也。壽夭也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
無難矣。此與彼同。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
罪非之無也。故烏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
而不解也。此乃是而然者也。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為
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為不愛人矣。

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為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為乘馬
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而後不乘
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居於國則為居國。有一宅
於國而不為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人
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
之鬼兄也。祭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
馬之目盼則為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謂之馬大
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
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

按注云之馬疑當為大馬
又云為常不謂

